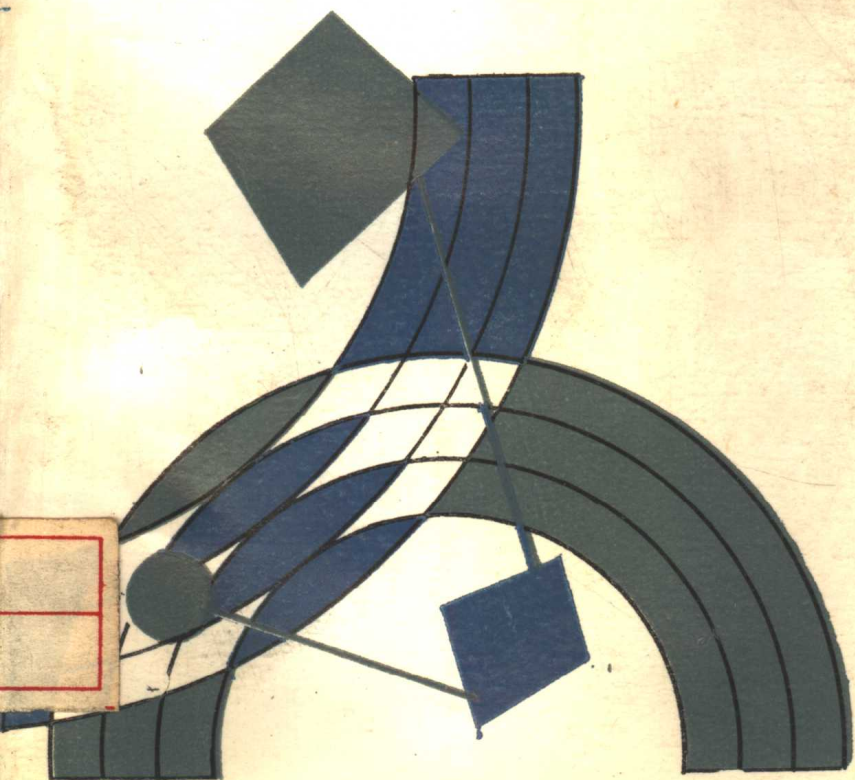


[美] 大卫·柯尔比著
齐小新译

西方 当代思想辞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西方当代思想辞典

[美] 大卫·柯尔比著
齐小新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 300 多个词条，包括文艺、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新语汇。在多学科相互渗透、互相交叉的时代，界定重要的学际用语十分必要，它有助于人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利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书后附有综合参考书目，可供读者进一步查阅和研究之用。

西方当代思想辞典

Xifang Dangdai Sixiang Cidian

〔美〕大卫·柯尔比 著 齐小新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德外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7印张 144,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40

ISBN 7-5302-0081-X/Z·1

定 价： 2.65元

献 给 A.C.K

为惩罚我对权威的轻蔑，
命运让我做了权威。

FH/07/6/

世界永恒的不解之谜，
在它可解的事物当中。

——爱因斯坦

为什么要有这些存在，
而不是虚无？

——莱布尼茨

译者前言

《西方当代思想辞典》是一部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在当今社会，知识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无形中增加了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的隔膜。针对这一问题，《西方当代思想辞典》着意介绍了不同学科专业术语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解释了从“光行差”到“芝诺的悖论”等 326 个关键性词条，内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个方面。作者还注意到术语的多义性和在其它领域的应用，并试图纠正一些错误概念和误用之处，在必要的地方引用了权威性说明。

与一般辞典不同的是，《西方当代思想辞典》的作者，除了将术语汇编部分作为重点之外，还在《序》、《导言》与《继续研究指南》部分，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纂这部辞典的动机、工作过程和目的，并列出一份书单。作者不单注重辞典本身的知识性，而且希望读者能够将辞典中的内容，作为当代社会“智力劳动的一套必备的基本工具”。

本书通俗易懂，表述简明扼要，生动活泼，一般不作艰深、抽象的学理探讨，然而个别词条解释却过于简单或不够准确，特别是书中的一些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还需读者认真去加以分析鉴别。

原书词条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翻译时维持不变，另外在书后附加了中文词目音序索引，以备检索。书中必要之处补充了一些注释。

本书作者大卫·柯尔比曾获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佛罗里达大学英语教授，主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际关系研讨课。《西方当代思想辞典》是他出版的第八本书。

此书学科涉及面很广，在翻译校订过程中，译者受到多方面教授、研究员及高级工程师的教诲指点，在此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只是特别希望对如下专家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是：董衡巽、郑杭生、李舜伟、艾钢阳、高汉庭、李连兴、夏延、水天中。

序

最近一份报刊专栏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进一步突出对各学科关系的研究，是学生进入大学最需要做的也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他们需要了解一个专业如何与另一专业发生联系，一门学科如何对另一学科的影响起到变革完善的作用——一句话，事物是如何结合为一个整体的。”

在此首先要提倡对一个多重性世界，或者说一个“矛盾修饰法”^①的理解，即虽然只存在一个单一世界，但观察和描述的方式各有不同，科学家有他们科学的语言，哲学家有他们哲学的语言，如此等等。甚至语言中还套着语言，如没有一种“大爆炸宇宙论”，有的则是好几种大爆炸宇宙论，没有一种“存在主义”，却有花样繁多的存在主义。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虽然知识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但教育的日益普及，信息传播的迅速便利，以及每个人所有的那种对其他人在干什么和想什么的纯粹好奇心，渐渐摧毁了隔离开各门知识的高墙。结果就连最顽固的专家也承认，从与他们专业不同的其它领域借用些词汇，是一件不仅方便而且必需的事。

^① 矛盾修饰法的原文是“Oxymoron”。作者在此指“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关系。

如此看来，不仅这个世界具有多重性，而且每一位先知，也即那些最顽固的专家们，也都具有多重性——近来不论是参加学术讨论会还是翻阅一份学术刊物，几乎总要遇到这样的措辞：“我们都是存在主义者”，“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我们都是新批评派”等等。如果这些说法正确（或者错误，要给予驳斥），我们倒应该首先明确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人。此书从人类精神创造的主要语汇中选出关键术语，加以解释，并表明它们在学科间应用的特性。

本书术语汇编侧重于就语言本身，而不是通过对名人的研究或类似方法对知识进行归纳概括。任何能够流畅使用外语的人都知道，翻译尽管强于一窍不通，但却逊色于对原文语言知识有相当造诣的人对原文的理解。词汇是工具，对许多人是最有用的工具，对有些人则是唯一能运用的工具，正如数学家莫里斯·克莱因所说，“遵从理智的人，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这种能够随意使用的工具的分量。”本书搜集的术语，就是作为开始智力劳动的一套必备的基本工具。

我是在几年前感到有必要整理出一套基本学术用语汇的。作为一个文人，我发现自己偶尔要谈谈“抽象表现主义”、“测不准原理”，或“芝诺的悖论”，但又不知我是否正确表明了自己的本意。当我与同事们讨论这一问题时，开始接触到一些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我发现他们在讲课时提到“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或“结构主义”，也遇到了与我同样的问题。我已经写过一本有关互补对立因素（一元论和二元

论)的、题名为《傍晚升起太阳》的书，试图将各人文学科联接为一体；现在似乎也应该超越文学、哲学和宗教的界限而触及其它学科了。因此六年来，在我继续从事其它科研项目、授课、并对付日常生活的紧急事变的同时，我读了成百上千部书和文章，寄出无数份提问并一一得到答复，匆匆奔走于在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举行的一个又一个讨论会之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尽管考虑将注意范围限制在关键术语以内（也注意到对解释关键术语必要的其它术语），因为我想使此书简短到如同读任何其它一本书一样。尽管本书主要旨在作为一部参考书，但也有观点，这已见于导言。我希望读者能够从头读到尾。

术语汇编主要分三部分：一篇简短的导言性论文，提出各种不同学科间的相互联系问题；取自各不同学科的上百条关键术语，从“光行差”到“总数为零游戏”；做进一步研究的综合指南。

有些与本词典相似的“字典”，只局限于现代发展状况，而本书不存在这方面的局限。现有概念既可补充以往的概念，也可使其实际价值消失；熟知爱因斯坦和萨特的人，也会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热心读者。我在术语条目中同时论及术语的特殊和普遍性定义（如“绝对命令”、或“格雷沙姆定律”）、术语的多义性（“移置说”），和术语在最初产生领域之外的其它学科的应用（“莫比斯的纸条”）。在可能的地方，我试图扫清错误概念（如“反馈”或“潜意识”）和误用之处（“唯物主义”、“负反馈”）。对各独

立词条的解释是没有严格标准的，如对“超我”就比对“自我”或“原我”的解释要多，这只是因为超我是一个更易引起共鸣和争议的术语。在对术语的解释中，我在必要之处引用了权威人士的话；有些名字的提出是因为涉及权威的谈话和私人通讯往来，但在大多数场合我都以如下方式写明：“如巴尼特所说”，读者可以据此从《继续研究指南》中找到更为详尽的、或可能从另一角度谈及这一术语的有关著述。

公正而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六年里，我在教室或演讲大厅里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对我完成这本书的写作都给予了帮助。特别值得感谢的有约翰·奥尔布赖特、查尔斯·安德森、威廉·伯特兰、小R·布鲁斯·比克利、大卫·布雷德利、邦尼·布瑞德利、道格拉斯·福勒、利昂·戈尔登、亨特·霍金斯、基姆·休半斯顿、苏姗·杰佛茨、大卫·约旦、托尔斯·A·柯尔比、小W·T·拉蒙、爱德华·门德尔松、乔·诺德格伦、格雷格·鲍威尔、杰罗姆·斯特恩、丹尼斯·托德、丹·怀特。

除了那些回答了我的问题，并向我提供了相宜参考书目和文章的人之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三位帮助我完成底稿的人。第一位是我的妻子巴巴拉·汉比——具有英语和艺术史学识的专业作家。第二位是我的同事汉斯·普兰多，核物理学家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进行学际关系研究的著名研究生班的负责人。第三位是我兄弟艾伯特·柯尔比，生理学家和医学院教授，他读过我的全部草稿，并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意见；我谨将此书奉献给他。

导 言

在我们文化的两极有两种人：一种是说服自己从事暴力活动的暗杀者，一种是淹没于宗教狂热浪潮中的信徒。我们所有其他人在这两极之间不安地左右摇摆，既不想成为完全孤独的人，又不想将整个身心奉献于宗教信仰。结果就像罗斯扎克在论文《寻求奇观》中所说的，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观饥渴”现象；罗斯扎克说道，他不论走到哪里，他的听众好像都在问，他是否“要讲一幕幻景，讲神怎样显灵，讲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面对面撞上奇异的神祇，是一种顿悟还是感到非尘世所有的恐怖？……”

对于这种醉心于奇迹的嗜好，一种回答来自侧重表现未来的科幻小说里，另一种更受到知识界尊重的解答方法，则植根于历史的神话之中。生物学家保罗·索尔特曼写道：“我们需要靠一种神话生活，它使我们能够结合在一个文明传统中，有一定道德规范，一套价值观和共同的关切对象。”这种说法也许对，但也许根本不现实，首要的一个原因是，神话是与超自然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而超自然奇迹总要在一个怀疑一切的年代的艰难困苦环境中才能产生。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将精力转向分析方法而不是综合方法，这分析方法就意味着神话的消亡。

另外，神话作者都是匿名的，有意创造神话是与之矛盾的作法。也许需要的不是神话，而是暗喻，结果也可能是一个很古老的暗喻，但由我们现代生活灌注了特殊含义。

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1957年10月4日升入太空，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感情。突然每一个小学生都盼望当宇航员，这意味着在物理学和数学上要加课，在合唱和家政学上要减课，渐渐地，人造地球卫星热平息下来。原来压得很重的课程，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变得可以任意选择。（70年代末又多少恢复了原状，不过这次的动机不是怕苏联人，而是自己感兴趣）。旅游星际太空的梦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抱有梦想的孩子逐渐认识到，为将他们带入星空而必需的技术发展状况，远非像电视或电影许诺的那样迅速，另外即便如此迅速，他们自己还没做好这类远航可能需要的，睡上一千年觉的准备呢。按照计划的安排，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出生的一代人上了研究生院，结果却以做地面上的工作安顿了下来。

这些充满太空时代幻想和世俗生活考虑的孩子们是谁？请想像一个从还算年轻到中年之间年龄的人，他或她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居民，当然这个国家不一定就是他或她出生的国家，对经典文化有渊博的学识，掌握一定深度的科学和数学（感谢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知识，而最重要的是极善运用词汇：可能是个作家，但肯定喜欢读书，像杰佛逊形容自己的那样，读书似“狼吞虎咽”。我们这位

典型时代人物怀疑宗教和政府，他认识到宗教和政治表达了人类对超验现象的内在欲望，而每一个人的措词采用的主要是普通语言，表达的是普通人的需要和抱负。

人造卫星上天后出生的一代人倾向于相信，文学是观察现实的一种最微妙、最复杂的方式，科学是最精确的方式。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多重世界、一个被无数学科从各自有利角度观察到的各个不同的实体之中。这种激增现象和随之而来的过细分工的“危险”，并没有令他们心慌意乱，却使他们在—个多重世界的千变万化中感到精神振奋。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只要从直觉角度出发，不难看出物理学家和诗人，化学家和手艺人，都是用完全一致的方式观察世界的。

在西方，哲学和科学是在公元前6世纪由泰勒斯——传统上看作是第一位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学者创立的。作为“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显然什么也没写出来，他之所以获得声望，是由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确切说万物都是水。”这一似非而是的话反映了古希腊的一种见解，即每一客观物体的构成起码要包含些水。不过这与我们的五官感觉相悖，很明显这句话的实际含义要丰富得多。泰勒斯的话表明，虽然存在两个世界，但实质上是一个大同世界。首先有表面世界，由我们的感官感觉到的纷繁复杂的世界。如果说万物都是水，那么实际上世界就是一个单一存在实体，并无变化。换句话说，有一个感觉到的现象世界，还有一个由思想触及到

的真实世界，两个世界就是一个。为什么泰勒斯不这样说呢？因为解释了他自己这句似非而是的话，就会冲淡其中蕴含的难解但又不可否认的意味：世界同时既是又不是一个整体。（对泰勒斯暗喻更加全面的思考，参见拙作《傍晚升起太阳：西方文化中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中的第一章。）

尽管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等人的理论带来了巨大社会变革，泰勒斯有关包括所有理性思维在内的科学和哲学的基本观点没有变。世界是原子世界，也是一个整体。说它是原子世界是指一只猫与一只鸟截然不同，甚至相对。但任何人看到一只猫蹑手蹑脚向小鸟靠近的样子都会意识到，一个整体是无法用各单独组成部分间的关系来解释清楚的。如果这只猫一点点地解决捕捉鸟的问题，或按原子论方式解决问题，那猫科早就会从生物进化链中消失了。任何熟悉诗歌的人都知道，自荷马以来的诗歌的一个持续不断的作用，就是要在我们对一个破碎世界的焦虑感受，和对一个统一和和谐的世界的深切渴望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格式塔心理学家从有机整体的角度看待人类精神的独特功能；场物理学家借助物体间引力和电磁作用研究物体，视觉艺术家在工作时采用毫无关联的油彩斑点和颜料块来表现一个和谐的整体。尽管这些专业如此不同，但都形成于对一个多重世界、也即同时既是一个又并非一个的世界的理解之上。

我们看见别人飞行到月亮上又返回，但目前我们知道从宇宙角度看，他们不过是绕着街区兜了一

图。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可能会看到太空人，但我们不会，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都不会。因此小团体优越感又盛行起来。在我们这个拥挤而又关系紧张的世界里，存在着远比C·P·斯诺所描述的两文化多得多的文化，有几十种、几百种。每一门学科分裂出许多分支，彼此间被各自的语言和独立的定律法则阻隔开。巴雷特在《需要的时代：20世纪的想像形式》中指出：

今天大学所有教员坐在一起的典型聚会，听去好比交织着各种外语刺耳冲突的声音，各发言上者都站在具有自己特殊假设前提、观点和极不相同的知识结构的专业立场上。不仅科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立场不同，科学家相互间也要争吵；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不和，心理学家和这两类学者都不和；哲学界的不同流派甚至不屑于作到尽力相互理解；甚至在具有通用语言、最有可能达到思想一致的数学界，伟大的朋加莱也对数学家们的争执不休发出了这一感叹，“*Les hommes ne s'entendent pas parce qu'ils ne parlent pas la même langue.*”（人们意见不统一，因为他们没有说同一语言。）我们的文化摧垮了从地到天的通天塔。”

然而，卫星上天后的下一代人越是理解了各不相同的观点，就越加看出了其中的相关性。他们认为，可能存在一个作为根本基础的统一体，一个依此可以观察所有问题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单一透视角度。

也许泰勒斯是对的。也许万物都是水。

但我们首先要取得一致意见。尽管朋加莱发出哀叹，但如果我们都说一种语言岂不遗憾？文化上的一种语言倡导者，永远不会理解小说家威廉·肯尼迪赞赏的那种“甜美的驳杂”，或巴曾在联系到威廉·詹姆斯和亨利·詹姆斯时所说的那种“厚重”，“那种对自然、个人、艺术、宗教和社会现实中的多重复杂性的强烈感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永远不会说同一种语言，但努一把力我们就可能学会相互的语言；以下内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